

中国革命 军事文学 史略

陈辽 方全林 昆仑出版社



中国革命 军事文学 史略

陈 辽
方全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28714



1128714

中国革命军事文学史略

陈 辽 方全林 著

昆仑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16 3/4·插页2·字数355,000

1987年4月第1版·198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

ISBN 7-80040-002-6/I·3

书号10282·22 定价: 2.70元

出版说明

中国革命军事文学的发展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半个多世纪，以它杰出的实绩而成为当代文学殿堂的一根重要支柱。然而有关军事文学全面的历史的和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军事文学史的宏观系统研究，还不能不遗憾地说是一个空白。当着陈辽、方全林两同志写出了《中国革命军事文学史略》的书稿时，我们便有理由把它视为军事文学史研究领域的一个“一”。

在这个“一”里，你能看到不少过去鲜为人知的文学史料，特别是苏区军事文学运动的珍贵资料；你还会看到作者对军事文学发展的分期，以及对各个时期军事文学发展的鸟瞰和细探，大体划明军事文学运动的轨迹，勾出军事文学发展的轮廓。可以说，这已为军事文学的研究作了有益的开拓性工作。

军事文学发展的历史探讨和理论研究，迄今还只是刚刚开始，这方面的著述因种种条件的限制而可能存在的某些不够完满和精湛之处，也是无须苛求的。如何在史的研究中用理论的光束去照射、穿透，覆盖整个军事文学的发展，有待于更多的新的研究成果来补足，有待于理论界、批评界讨论、争鸣、驳正。

无论文学史的研究或是理论问题的探讨，都不可能是一家之言所能定论的，也无法由某一部论著定于一尊。应当通过多种多样的一家之言的齐放、争鸣，相克相生，互补互证，推动其发展、深化，使之日臻完善。这部史著的出版，无疑是反映着这个殷切的希望的。

绪 论

(一)

军事文学，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指的是以战争、军人、军队生活、军事建设等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在我国已有两三千年的历史。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的军事题材诗歌，则是我国最早的军事文学作品。《诗经》中那些歌颂战争的诗篇，大多是对正义战争的赞颂；《诗经》中那些对战争表示怨恨、不满的诗歌，则是针对不义战争或针对战争破坏了社会生产这一面的，这是我国最早的军事文学的一个显著特色。《大明》、《殷武》、《六月》、《江汉》、《采薇》、《常武》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楚辞》中的《国殇》则是我国第一首具体描写战争场景的诗歌，它写的是一场全军覆没的一场车战。在一幅幅描写战争场景的画面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屈的战斗英雄的集体。《国殇》是一支在失败中勇战奋斗的悲壮颂歌。

从《左传》开始，我国军事文学大大前进了一步。写出了战争的复杂性，写出了战争中人物的性格，写出了某一战争的全过程。

《史记》对我国古典军事文学更作出了杰出贡献。在《史记》出现以前，我国军事文学缺乏对某一时期战争的整体性

的描写，广度不够；对造成战争的根源和胜负的因素，开掘的深度不够。到司马迁写作《史记》时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秦汉之际的战争，汉王朝的内外战争，都带有全国规模的性质，并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只写某一战役，某一战斗及其进程，已不足以全面地、深刻地反映那时的战争。而有着丰富生活经历和高度艺术素养的司马迁，在描写战争前，曾亲自访问过能征惯战的父老和将领，曾认真考察过前代战争的地形、地物，曾仔细研究过前代记叙战争的历史和典籍，这就使他有可能突破以往军事文学的写作水平，而把战争描写的艺术提高到一个新阶段。

西汉的乐府诗，开创了一代诗风。其中一部分军事题材的诗歌，继承了《诗经》、《楚辞》中军事题材诗歌的优良传统，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发展。《匈奴歌》、《李陵歌》、《东光》、《战城南》、《东门行》、《小麦童谣》等便是这一时期军事题材诗歌的佳作。它们的题材内容是大大地多样化了。已经不限于直接描写战争本身，凡是与战争有关的各个领域都成了诗人描叙和抒写的对象。不同的题材内容，不同的形式、体裁，在具有不同创作个性的诗人的描写下，形成了多种多样的艺术风格。有的悲歌慷慨（《垓下歌》），有的沉郁顿挫（《蒿里行》），有的凄怆含蓄（《七哀诗》），有的朴素清新（《小麦童谣》），有的排宕激昂（《大风歌》），有的一唱三叹（《李陵歌》），有的低沉蹈厉（《东门行》）……于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该时期军事题材诗歌各种艺术风格的百花齐放。

班固等人撰著的《汉书》，是“二十四史”中继《史记》以后的我国第二部历史著作，其中也有不少有关军事题材的艺

术描写。从整体上看,《汉书》中的军事文学,虽然缺乏《史记》那样的大气磅礴、天马行空的艺术魅力,但在具体地、艺术地描写二百三十年间的战争史方面,在重大事件中刻画不同性格的人物方面,在真实地再现战争的场景场面方面,在显示战争的激烈性和残酷性方面,仍然取得了无可置疑的成就。由《史记》、《汉书》开创的在历史著作中描写战争的文学传统,在其后的二十二史中有所继承和发扬。

汉(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军事题材诗歌,比之过去的军事题材诗歌又有突破。出现了以记叙和歌颂某一君王、某一朝代战争勋业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诗歌的新品种。如曹操在统一北中国后,“使缪袭造鼓吹十二曲”来歌颂他的武功,就颇为真实地描叙了曹操在“战荥阳”、“获吕布”、“克官渡”、“屠柳城”、“平南荆”、“平关中”等多次重大战役中克敌制胜的经过和曹操在这些战争中的表现;“吴使韦昭制鼓吹十二曲”以歌颂孙坚、孙权的武功;“(晋)武帝令傅玄制鼓吹曲二十二篇”记叙司马懿、司马昭父子的战争事业。这类军事诗,精华和糟粕杂陈,往往连不该歌颂的战争也歌颂了,但是它们以诗歌的形式写出了或一君王、或一朝代的战争史,却是过去的军事题材诗歌所不曾有过的。

唐诗达到了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峰,唐代军事诗歌也达到了我国军事诗歌艺术的高峰。唐代军事诗歌中写得最多的,是军人的生活和感受。在边塞诗中,军人的种种生活,种种感情,几乎都被诗人们写出来了。在另一些唐代军事诗歌中,则成功地刻划了和塑造了当时的英雄形象。他们有血有肉,形象丰满,精神抖擞地站立在读者面前。构思的独创性;讲究军事题材诗歌的意境;精心描写战争的画面,则又是唐代

军事诗歌在艺术上的突出成就。

以唐人传奇中的军事题材小说（如《聂隐娘》）为开端，我国又出现了军事题材的古典小说。其后，经宋元平话，终于到元末明初出现了象《水浒》、《三国演义》等全景军事文学作品。在历史地、具体地、真实地描写战争的全景方面，《三国演义》既是开创性的，又是奠基性的。它反映了自东汉末年至西晋平定东吴为止一百多年间的全部战争生活，描写了这一时期的一切著名战役和许多重要战斗。其反映战争的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在古今军事文学中是罕见的。《三国演义》还不只是从时间的长度上，战争的广度上，来显示其“全景军事文学”性质，而且还从反映战争的厚度上，表现了它是真正的“全景军事文学”作品。它写了几个高级统帅部，写了若干个最高军事统帅，写了十几个前线指挥员，写了数十名大将和战将，写了难以计数的偏将和裨将，以至小校、细作、士卒、老军，通过他们的斗智、斗勇、斗力、斗计、斗阵法，写出了我国封建时代战争的全部复杂性和丰富性。描写战争的这一厚度，使《三国演义》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三国演义》是“全景军事文学”作品，还表现在它绝不是孤立地描写战争，而是密切地联系着政治斗争写战争。因此，《三国演义》显示给读者的，不仅是战争的全局，而且是三国时代政治斗争的全局。但是，《三国演义》又不只是反映了三国时代的政治斗争，而且还描写了三国时代的整体社会生活。举凡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风土文物、民情风俗、轶事秘闻，它都结合战争描写把它们一一写了出来。因此，《三国演义》给予读者的又不仅是三国时代的战争画卷，而且是三国时代的社会生活画卷，这才使它的“全景军事文学”

性质具有了更加完满的意义。《三国演义》创造“全景军事文学”的这一经验，对我国后来的军事文学创作影响至大。无论是《杨家将》、《说岳全传》，还是《罗通扫北》、《王虎平西》，几乎都向《三国演义》学习，不只写某次战斗，某几个将领，而是都写了最高统治者，军事统帅和各员大将、战将，都写了战争全局，具有一定的“全景军事文学”性质。

鸦片战争后，我国近代文学中的军事文学作品不仅数量多，质量也高。反映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诗歌；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之子洪兴全创作的反映中日甲午战争的《中东大战演义》；表现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黄世仲的《洪秀全演义》；都在国内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东大战演义》是我国第一部反映中国与帝国主义列强战争的小说，生动地表现了甲午战争中我军将士英勇作战的爱国主义精神；《洪秀全演义》“出版后风行海内外，南洋美洲各地华侨几于家喻户晓，且有编作戏剧者，其发挥种族观念之影响，可谓至深且巨。”（见冯自由《革命逸史·洪秀全演义作者黄世仲》）

从上可见，我国军事文学创作的历史久远，传统深厚，影响广泛，但是，上述军事文学都属于古典军事文学范畴。一则它们所反映的战争，要末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战争和中国内部民族之间的战争，要末是当时的反侵略战争和农民战争，虽然后者和前者的性质、意义不一样，但都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本质上都属于旧式的战争范畴；二则它们据以反映战争的世界观大多是唯心主义的、历史循环论的或机械唯物论的；三则它们表现的军队，不管是王朝的军队还是农民的武装（虽然两者的性质不一样），也都是属于旧式的军队。所以，

古典军事文学又有很大的局限性，封建思想是大量的。

革命的军事文学继承和发扬了古典军事文学的精华和宝贵传统，但又扬弃了古典军事文学中的糟粕和封建主义的東西，它是与过去的军事文学性质不同的新的军事文学。

(二)

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作家没有写出象样的军事文学作品。这是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除了辛亥革命前后进行过一些军事斗争外，他们的战争经验和军事实践是不多的。又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两面性，除了武昌起义成功外，其余的起义和战争大多是失败的。所以，只有《民国演义》等很少作品反映了这些军事斗争，但其指导思想仍然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历史唯心主义，所以它们也不是新的革命的军事文学。

新的革命的军事文学是伴随着红军的诞生而诞生的。1925—1927年的大革命以及在大革命中发生的北伐战争，是当时各个革命阶级联合进行的战争。在短暂的革命战争期间，由于作家们直接投身于战争，军务倥偬，如鲁迅所说，当时并无反映革命战争的文学。而有了工农红军以后，我国文学史上从所未有的新的革命军事文学才真正出现。至今已有五六十年的历史。它与旧的军事文学相比较，具有如下几个显著不同的特征：

第一，它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来描写战争，表现人民军队，反映军事生活。这一条件是旧的军事文学所不可能具备的。

第二，它所描写的战争是革命的战争，它所表现的军队是党所领导下的军队，它所反映的军事生活是内容无比生动、形式无比丰富的军事生活，这又是和过去的军事文学作品反映的战争、军队和军事生活根本不同的。

第三，新的革命的军事文学还直接受着“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影响，一方面，“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反帝反封建的优良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经验，对革命军事文学以很大启示；另一方面，二、三十年代新文学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同志进入苏区后又直接指导了苏区军事文学，这就使我国的革命军事文学较早地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同一步调，共一节拍。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军事文学，由于从国民党统治区来了一批新文学运动的领导人和作家，在他们的指导下，军事文学作者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因此也就从“五四”新文学中学到更多的东西，在创作质量上有了迅速的提高。革命军事文学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同一步调、共一节拍的这一新特征，也是过去的军事文学所不可能具有的。

第四，我国的革命军事文学又是世界无产阶级军事文学的一部分。在列宁、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创作了大批优秀的军事文学作品。它们传入中国以后，在创作思想、创作方法、创作技巧、艺术风格等方面，都对我国的革命军事文学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其中的名著如《保卫察里津》、《日日夜夜》、《恐惧与无畏》、《真正的人》、《考验》、《前线》等作品，对我国的革命军事文学更起着直接借鉴的作用。全国解放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文学也给予我国革命军事文学以影响。而我国的优秀军事文学作品也被介绍到了这

些国家。这样，我国的军事文学成了世界无产阶级军事文学的一部分。

(三)

我国的革命军事文学已经经过了七个时期，出现过三个高潮，造就了四代作家。它的巨大成就是十分显著的。

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有了中国工农红军以后，就出现了革命军事文学。这是我国革命军事文学的萌芽时期。在这时期中，革命军事文学的主要成果是红军歌谣和战地通讯。其中的《朱毛会师在井冈》、《五次反“围剿”歌》等歌谣，《战场上的片断》、《大雄关的战斗》等战地通讯，就是这一时期革命军事文学的代表作品。此外，毛泽东、朱德、叶剑英、陈毅等同志也在这一期间创作了不少优秀的反映红军革命斗争的旧体诗词。

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文学，是我国革命军事文学发展的第二时期，即成长时期。这时的军事文学，由于大批知识分子带笔从戎来到革命根据地，投身于火热的救国救民的民族解放战争，他们在战斗的间隙，创作了很多军事文学作品，因此军事文学已不限于歌谣和通讯，出现了一批报告文学、新诗，也有一些短篇小说。抗战初期的军事文学主要成就在报告文学方面，如《西战场上》、《太行山边》、《东战场的别动队》、《七一五团和大青山》、《第七连》等。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军事文学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有了切身的战争体验和深刻的感受，军事文学的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涌现了许多感情炽烈，散发着浓郁

的战火硝烟，富有鼓动性和感染力的好作品。如艾青、田间的战争诗，孙犁主持编辑的报告文学集《冀中一日》，以及传诵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马烽、西戎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等。

解放战争时期的军事文学又有了新的发展。刘白羽、康濯、管桦、华山等同志的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胡可的话剧；战士创作的枪杆诗、快板诗；袁静、孔厥的长篇《新儿女英雄传》等作品，一下子把我国的革命军事文学大大提高了一步。新中国的当代军事文学就是在这样的起点上开始它的发展历程的。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一九五七年，是我国革命军事文学的大发展时期。人民的解放，抗美援朝的胜利，给军事文学发展带来了极为广阔的天地。了解、认识这支人民军队，是广大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的创作劳动，涌现出一批反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优秀文学作品，掀起了第一个军事文学创作高潮。在这一高潮中，出现了《谁是最可爱的人》、《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等优秀战地通讯和报告，《和平博物馆》、《不可战胜的力量》等散文，《祖国，我回来了》、《友谊的花朵》等诗歌，《真正的战士》等传记文学，《白洋淀纪事》、《柳堡的故事》、《平原烈火》、《永远向着前面》、《上甘岭》等短、中篇小说，《保卫延安》、《三千里江山》、《东线》等长篇小说，这些作品无论在思想性上还是在艺术性上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尤其是《保卫延安》，更是里程碑式的作品，标志着我国军事文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1957年下半年至1966年“文革”前这一时期的军事文

学呈现出一种颇为复杂的情况。一方面，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海防边防斗争的胜利，以及我们整个国家在反右扩大化以前朝气蓬勃，迅速发展，这就推动了军事文学创作在1959年建国十周年前后走向新的高潮，诞生了一批优秀作品；另一方面，由于反右扩大化，接着又在全国范围内搞起了“大跃进”，“左”的思潮开始泛滥，因此军事文学的发展又受到了挫折。反右扩大化中，伤害了一批军事文学作家，在极左思潮泛滥时又错批了不少作家和作品，军事文学的“生产力”逐渐萎缩。军事文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而是曲折地、波浪式地前进。但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军事文学还是有进步。特别是建军三十年征文中产生的大批纪实性的军事斗争回忆录，在《星火燎原》、《红旗飘飘》上陆续发表后，更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影响。罗瑞卿等同志在党中央的支持下，坚持对部队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一些作家坚持从生活出发，先后创作了《开顶风船的角色》、《五十大关》等作品，写出了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期入伍的新一代战士的精神面貌。

林彪从篡夺军队部分领导权以后，就开始了对军事文学创作的干扰和破坏，而在十年内乱时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更肆意破坏军事文学创作，于是我国的革命军事文学出现了倒退。在十年内乱期间，不但没有出现真正有影响的军事文学好作品，相反，还出现了一些所谓写“军内走资派”的坏作品。但是，也应当指出，即使在这一时期，一些忠于革命军事文学传统的作家，仍然冒着被迫害的生命危险，努力从事军事文学创作。有些在粉碎“四人帮”后出版的军事文学作品，就是在十年内乱时期写成初稿的。

“四人帮”粉碎至1982年（本书结束于这一年），是我国革命军事文学的新时期。在深入批判了林彪、江青合伙炮制的《文艺纪要》以后，在深入揭批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破坏军事文学的罪行以后，军事文学创作又回到了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来。在这一时期，发表和出版了象《东方》、《我们的军长》、《湘江一夜》、《西线轶事》、《足迹》、《天山深处的“大兵”》、《最后一个军礼》、《彩色的夜》、《女炊事班长》、《在燃烧的战场》、《射天狼》、《高山下的花环》等许多优秀作品，出现了革命军事文学创作的第三个高潮。其中《高山下的花环》则标志着新时期的军事文学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我们的军事文学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着差距。差距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建树的丰功伟绩和丰富多彩、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相比较，我们的军事文学创作所反映和描写的，仅仅是很少的一部分，而且并不都是反映和描写得很出色的；二、与我国革命军事文学的最高水平比，当前军事文学的“生产力”（特别是在长篇创作方面），暂时还没有达到和超过历史上革命军事文学的最高水平；三、同外国的那些写了几大洲、几个大本营、几个国家的最高军事统帅、众多将领，直到战壕里的士兵的“全景军事文学”相比，到1982年，我国还没有创作出这样的作品。

（四）

五十几年来的革命军事文学，取得了重大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经历过挫折和倒退，有着深刻的教训。从多

次出现、反复出现的军事文学发展过程的经验教训中，我们认为，决定革命军事文学的发展、前进抑或停滞、倒退的有这样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第一，党不仅要领导军事文学的发展，而且要善于领导革命军事文学按照军事文学的艺术规律向前发展。

五十几年来的革命军事文学史表明，党对军事文学的领导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为军事文学创作指明方向；二是在军事文学领域内贯彻实施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三是对军事文学领域内的不良倾向妥善地进行批评和斗争。当我们的党在军事文学领域内正确地实施以上三方面领导时，我们的军事文学就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在一段时间内，我们把军事文学仅仅看作是部队政治工作的一部分，以为把军事文学创作纳入了政治思想工作的范畴，就是实施了对军事文学发展的全部领导。这就把军事文学简单地视为政治工作的工具，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的传声筒。如果说在过去的战争年代里，这样看待军事文学有其客观原因和某种必要性，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和平建设时期到来后，仍然如此看待军事文学，那么，仅仅强调军事文学是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一部分，就成了军事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负担，一种束缚。林彪、“四人帮”猖獗时期，他们更把军事文学是政治思想工作一部分的提法推到极端，以军事文学为其极左政治服务代替了为人民服务；以他们的个人意志、个人专断冒充为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以他们在军事文学领域内的乱批乱斗代替了对不良倾向的恰当斗争，这就必然会出现大混乱、大倒退。党对军事文学事业的领导，还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要加强领导，二是要善于领导，而且应当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

起来。从多年来的实践看，我们军队内的各级党组织对于加强党对军事文学事业的领导是一贯比较重视的，而对于怎样善于领导，注意和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还不够。林彪提出的所谓“三结合”、“四边”，更把对军事文学创作的领导搞乱了。为了军事文学更快的繁荣发展，我们不仅要继续加强党的领导，还要解决善于领导的问题。善于领导的核心问题就是按艺术规律办事，按军事文学的规律办事。那么，究竟什么是艺术规律，军事文学的艺术规律是什么，这是必须弄清楚的问题。我们认为，规律乃是具有普遍性形式的事物本质的内在联系，艺术规律指的就是具有普遍性形式的艺术本质的内在联系。由于艺术本质的内在联系不止一种，因此，艺术规律也不止一个。社会主义军事文学的艺术规律是：用高度的艺术形式反映具有审美特性的社会主义国家军民的以军事生活为主体的斗争生活，并在这种艺术反映中对军民斗争生活作出与社会主义军队前进方向相一致的评价，满足军民认识革命武装斗争和从革命武装斗争中得到美感享受的需要，对人们进行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更好地为人民军队建设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人们可以认识、发现这些规律，遵循和运用艺术规律为发展艺术事业服务，但是不能抹煞这些规律，更不能违背这些规律。问题在于，在一个时期内，尤其是在十年内乱期间，根本不按艺术规律办事，这就不能不受到规律的惩罚。应当看到，当着所有的军事文学的领导者，所有的军事文学作者，都能按艺术规律办事，并都能不断认识和发现新的艺术规律并按已经认识和发现了的新的艺术规律办事的时候，我国的军事文学面貌必将发生巨大变化。